



他们属于这个世界，又游离于这个世界。
闹鬼的旧楼，陌生的照片，凭空多出来和消失的人们……

第一类死亡

Dier lei
si Wang

大袖遮天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大袖遮天◎著

第一类死亡

Si Wang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二类死亡 / 大袖遮天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
2006.10

ISBN 7-5317-1952-5

I. 第… II. 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8978 号

第二类死亡

Di'erlei Siwang

作 者 / 大袖遮天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高 璐

装帧设计 / 引文馆·闫薇薇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640 × 960mm 1/16

印 张 / 19.25

字 数 / 230 千

版 次 /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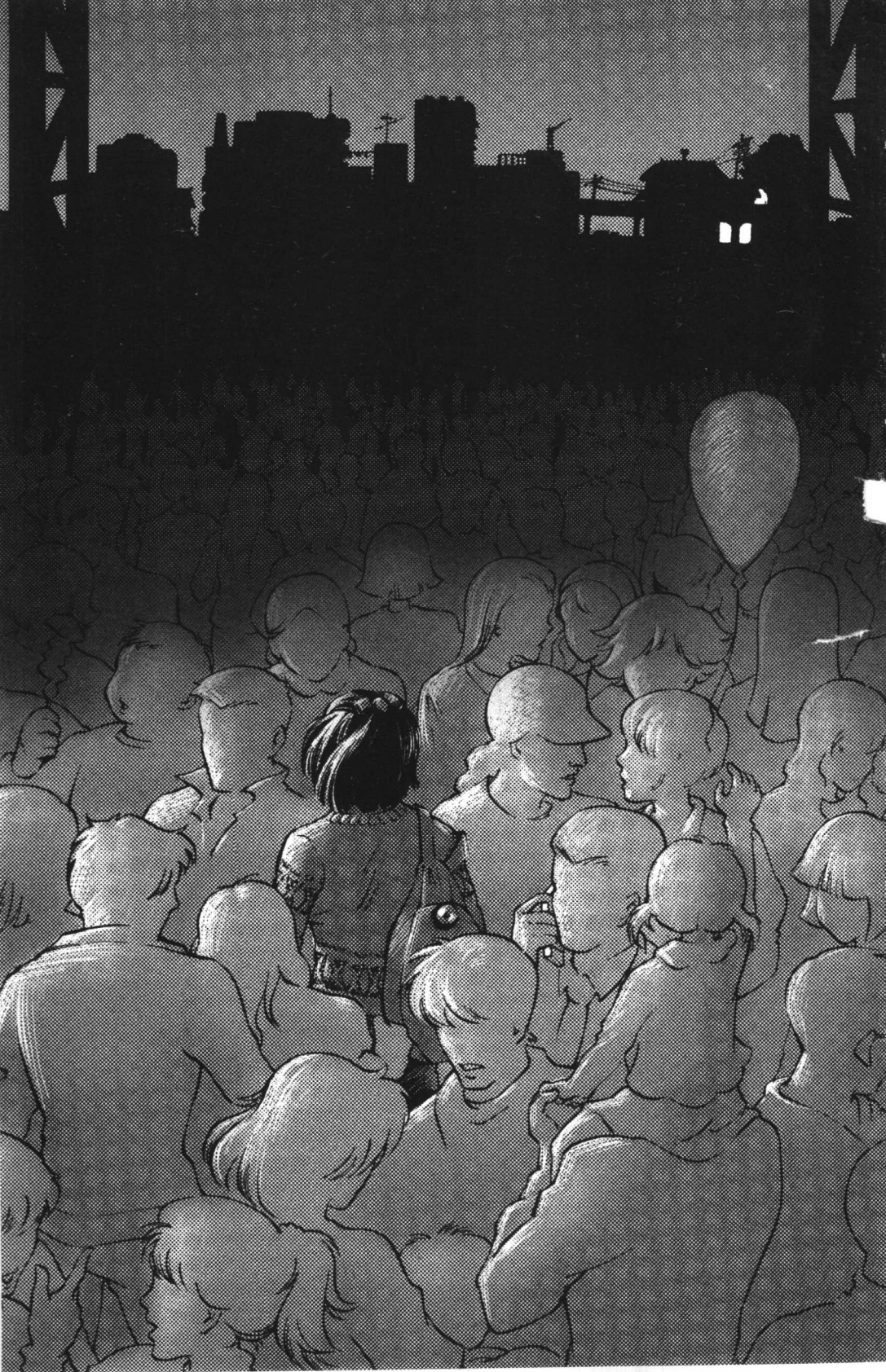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/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0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952-5/I · 1800



光去了
光能可贵！！！！



第二卷 死亡

序 言 XUYAN

大袖遮天

本书真正开始创作，是从2005年7月开始，在那之后，我写过一个三万字的开头，废掉了；又写过一个5万字的开头，（5万字还算是开头吗？）又废掉了。其间包括无数几千字、1万字的开头，全都报废了。无论我怎么写，始终找不到一种正确的感觉，写出来的东西都和我心目中某个模糊的印象相差甚远。
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12月底，某天，眼前忽然出现一幅烟雨江南的画面，便提笔写了几句，随后发现它恰好是我所需要的那个开头，于是文章就随之而产生了。它仍旧不是十足地令人满意，很多次我都曾想过从头再来，可是我觉得自己目前找不到比这更适合的写法。直到将近末尾的时候，我渐渐明白这本书该如何写才最为合适，但那时候已经没有了重来的勇气，最重要是，我很怀疑，即使从头再来，没准又会发现更合适的写法，那么这个文章就永远没有结束的一日了。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个故事《二度展》，故事的结局是：一个女孩不断地重读一篇文章，每当她读到第二遍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文章中存在许多缺点，于是挥笔修改，如是周而复始，永不停息，文章也永不完结，因为没有任何文章是完美无缺的。很多时候，面对本书的题材，我觉得自己还不到驾驭它的时候，我曾经想过，如果自己更加成熟的时候来写，也许才不

会糟蹋了这个题材——然而，也许等到真正成熟，我的想法也随之而改变了，所以，即使对这篇文章不那么满意，仍旧继续将它写下去。写完之后，我将它给一个文学上颇有造诣的朋友看了，他觉得这个题材很好，并且安慰我说，这个题材不会浪费，因为它很丰富，可以不断地挖掘出新的故事来。

我一度以为这篇文章是很糟糕的，但是在修改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被它迷住了——自己被自己的文章迷住，这很有点可笑，然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它很吸引我，最奇怪的是，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只感觉到悲伤，没有丝毫恐惧；阅读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恰好相反：只有恐惧，没有悲伤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本书的创意在很久以前就产生了，但一直没有成型，直到2005年初，父亲去世之后，一些早已存在的模糊想法忽然变得清晰起来。生活中最亲近的人忽然消失不见了，并且再也不会回来，然而一切看起来都没什么变化，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——人怎么能消失得如此彻底呢？很多时候，在父亲的房间里，我常常觉得，也许他并没有离开，也许他就在我身边，只是我看不见他。我觉得自己必须描绘出这种状况来，几乎是带有强迫性质地开始了本书的创作，因为前述理由，中间无数次想要放弃。然而这个故事已经盘踞在脑子里了，我觉得自己不写完它就没法开始另一个故事，完成这个故事成为必须进行的事情——也许每个作者都有这样不得不完成的题材，连自己也无法控制。在正式创作的7个月内，我没有写过其他任何东西，这故事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路上，我无法绕道而行，只能一点点将它敲碎。

原本我可以将这本书献给某个人，这本书是由父亲催生的，如果要献给谁，那么当然应该是我父亲。但我不打算将它献给任何人，因为它讲述的是个悲惨的故事，我祝愿任何人都不会经历这样的事情。



第一卷 死亡

目录 CONTENTS

楔子 /p1

我虽然不信鬼神之说，却还是觉得寒意从毛孔中渗入，黑暗中似乎涌动着
一波一波不安的浪潮，要将我和我所在的斗室淹没。

CHAPTER 1 [云升街六号]/p3

云升街异常的安静，两边的房子都有些年头了，黑压压地矗立在雨雾之
中，街道上没有看见一个人，也没有一辆车，甚至找不到一家开着的店铺。

CHAPTER 2 [几缕黑发]/p8

许小冰没有吭气，她直接走到了我的面前，漆黑的眼睛瞪得大大地，将手
掌摊开在我面前。在她的手掌上放着几根乌黑油亮的长发，那种长度不是
我和她所有的。

CHAPTER 3 [湖中的女人]/p12

“就在那里呀，”李云桐仿佛恨不得将手臂伸得无限长，努力向湖中央某处
指过去，“看见没，看见没？一个女的，头发挺长……”

CHAPTER 4 [多出来的东西]/p19

每天我都会在房间里发现一些异常的地方，有时候是头发，有时候是多出
来的一些小物件，有时候，我明明放在这里的東西，会莫名其妙地跑到那
里，甚至，有几次，我还发现了一些人的指甲……

CHAPTER 5 [网络那端的眼睛]/p29

网络安静了，屏幕安静了，没有了QQ的提示音和我敲键盘的声音，房间
里也安静极了，除了我鼓膜上血液激荡的声音，我再也听不见别的声音。

CHAPTER 6 [真的有怪事发生了]/p34

在镜子正中央，隐约有些红色的东西，似乎是一些字，我伸手将水气擦去，
渐渐显露出来的明亮的镜子上，也渐渐显露出那一行用唇膏写的字——
“失去以后才觉可贵！！！”

CHAPTER 7 [第三个房间]/p42

第三间房的房门紧闭着，我从来没见过它打开过，如果里面的确藏着另外
一个人——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有没有可能，一直有一个人和我们住在
一起，只是我们不知道？

CHAPTER 8 [第三个房客]/p50

出门前，我拔下一根头发，将它穿过第三间房的拉手，又在门边上一颗凸
出来的钉子上绕了几圈，打了个死结。



第一类死亡

目录 CONTENTS



CHAPTER 9 [打捞]/p58

流芳湖上烟笼雾罩，和往日的寂静不同，湖面上穿梭来往着许多船只，仿佛在捞鱼，然而现在并非是捞鱼的季节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

CHAPTER 10 [有人看见了她]/p64

沙发的一角上，一枚钉子突出它的尖端，尖端被染成了红色，更多的红色液体留在了沙发的靠背和沙发四周的地面上。

CHAPTER 11 [不应该存在的孩子]/p73

无论我怎么用力地去想，也想不明白发生的一切，最后，我让自己的头脑彻底从这些可怕的事情中解脱出来，专心享受眼前的美味。

CHAPTER 12 [谁都不认识她]/p78

我给公司的同事一一打了电话，除了老总之外，每个同事都被我问到了，但没有一个人认识孟玲，连以前在公司工作了好几年的同事，也不记得有这么个人。

CHAPTER 13 [余非？]/p89

围绕这个人发生的一切都不可捉摸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，可以让她在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许多存在过的痕迹，却丝毫不让人看到她本身？

CHAPTER 14 [西出阳关]/p96

李云桐的桌上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没有。除了那串风铃之外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。

CHAPTER 15 [只有他看见了]/p103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回头看了看李云桐，他已经不再说话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低着头，似乎在想些什么。

CHAPTER 16 [不止一个]/p111

他见我满脸愕然的神情，哈哈笑了两声，很快收敛了笑意，眼睛斜望着桌子的一角，叹了一口气，颇为感慨地道：“新闻上说的是真的，我的确常常见到一些别人见不到的人。”

CHAPTER 17 [旧楼上有人]/p118

旧楼在烟笼雾罩之中，带着几分迷蒙的色彩，那种残破的外观变得模糊不清，似乎整栋楼正在慢慢地融化。





CHAPTER 18 [鬼楼传说]/p134

他们在离开的时候，经过那栋快要被拆除的旧楼。她的同事忽然指着旧楼的第二层走廊，示意许小冰去看。许小冰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只见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横趴在栏杆上，慢慢朝前爬动着。

CHAPTER 19 [蛹]/p142

也许孟玲真的不会再来了，也许，她在人间已经获得了必要的身份，我们这个地方对她来说已经可以抛弃了，就好像破茧的蝴蝶抛弃它的蛹一般……

CHAPTER 20 [他们就在身边]/p154

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想到，原来在我们周围，有这么多看不见的人！

CHAPTER 21 [永别]/p164

所有与这些事情有关的人们，都无法掌控事情的进程，我们所有的人，都被导致事件发生的某种神秘力量操纵着。

CHAPTER 22 [南辕北辙]/p182

我忽然感觉自己和许小冰一下子亲近起来——这个世界都变得亲近起来，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纽带，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CHAPTER 23 [所有人都在撒谎]/p187

可是我害怕了，我在真相的边缘缩了回来，某些一闪即逝的念头象风中的烛光一般，摇曳了一下就迅速熄灭了。

CHAPTER 24 [无知是福]/p194

你不用去找答案，你最好找不到答案，找到答案，你就会陷入绝境。

CHAPTER 25 [故人西去]/p201

总是这样，一个又一个人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，一段又一段回忆再也无从寄托，就好像做过的事情没有证据，有时候会让人怀疑，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？

CHAPTER 26 [黑衣人]/p210

我顾不上周围的人对我指指点点，只管凝视着眼前的黑衣人——真有这样的人存在，我刚刚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阴谋，这种人却真的出现了。

第二类死亡

目录 CONTENTS



CHAPTER 27 [西出阳关无故]/p219

思念一旦开始，就无法结束。我坐在已经变得冰冷的皮蛋瘦肉粥面前，脑子里想着的不仅是我的家人，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和过去的同学，我一个一个地想着他们，觉得自己非见到他们不可。

CHAPTER 28 [人过无痕]/p226

我在公司里继续寻找着李云桐存在的痕迹，可是什么也没有了，电脑里他的文件夹消失了，就连他自己带来养在公司门口的一盆兰花，也不见了。

CHAPTER 29 [只怕来不及]/p232

三楼的窗口里，依然飘荡着那歌声——“直到你的发线，有了白雪的痕迹……”

CHAPTER 30 [往事如烟]/p240

每个人心里都这么想，可是谁也不说，只是如同末日一般恣意地玩闹，不去想我们的成长要抛弃多少曾经美好的东西。

CHAPTER 31 [原来如此]/p260

天空隐约泛出了白色，的确，天快亮了，我们在寂寥的大街上走了这么久，全身的力气仿佛都用光了。

CHAPTER 32 [噩梦]/p274

我发现自己害怕的正是他们，这些包围着我的人们，他们身上有某些东西让我感到恐惧。

CHAPTER 33 [生命之外的死亡]/p280

自然界的进化是通过生命的死亡和新生积累起来的，社会的进化，也是通过人的社会生命的死亡和新生积累而成，就是这样。

CHAPTER 34 [垂死挣扎]/p289

如果你有特别思念的人，我劝你趁早去见他们，不要像我一样，总是把珍贵的东西留到最后，留来留去，什么也没留下，反而浪费了最后的时间。

CHAPTER 35 [归去来兮]/p294

前方是一条漫长的路，的士离火车站越来越近，这表示我离自己的家越来越近。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也就越来越远。



我虽然不信鬼神之说，却还是觉得寒意从毛孔中透入，黑暗中似乎涌动着一波一波不安的浪潮，要将我和我所在的斗室淹没。

楔子

夜晚的时候，四周一片寂静，透过窗口可以望见楼下浓密的林荫道。林荫道对面，是一栋荒废的旧宅。

旧宅的门上上着铁锁，铁锁已经生锈了，锁上缠绕着白色的蛛丝。

那旧宅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，雕花的门板上爬满了青藤，窗台上落了厚厚一层铁锈，屋前屋后围绕着荒草和野花，看起来有几分荒凉。

这个夜晚，当人们都睡着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朝旧宅的方向看了一眼——和以前几个夜晚一样，那里又亮起了黄色的灯光。

微弱的灯光，萤火一般闪烁在旧宅的窗口，将窗口渲染得如同一片水渍。光圈中隐约可以望见一枝燃烧的蜡烛。

是啊，旧宅中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，恐怕也很久没有通电了吧？

我疑惑地望着那栋宅子，推开了窗户——夜空中，从旧宅的方向传来女人和孩子的声音。

旧宅，仿佛住进了新的人，它似乎重新活过来了。

可是我们都知道，那里是没有人住的，白天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去敲门，从来没有人来应门。

他们都说那宅子里住着些幽灵，我是不相信幽灵之说的，但是，今夜，我的确从下午开始就守在窗边，一直紧盯着那宅子，我和我的室友两人轮番盯梢，谁也没有发现有人进入那宅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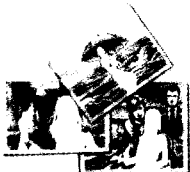
也没有发现有人出来。

这是冬天的2月，天黑得很早，下午5点多钟，天色就已经十分昏暗了。那旧宅一直黑沉沉地矗立着，在四面灯光闪烁的时候，旧宅就像一个标准的荒宅，没有一点光亮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然而，现在，12点过后，四面漆黑，旧宅却亮了起来；四面安静了，旧宅却闹了起来。

难道关于旧宅闹鬼的传闻是真的？

我虽然不信鬼神之说，却还是觉得寒意从毛孔中透入，黑暗中似乎涌动着一波一波不安的浪潮，要将我和我所在的斗室淹没。



云升街异常的安静，两边的房子都有些年头了，黑压压地矗立在雨雾之中，街道上没看见一个人，也没有一辆车，甚至找不到一家开着的店铺。

1 云升街六号

据说江南的雨多半是温柔的，它们绵密地从空中垂下，如烟似雾，落在身上如同蜘蛛网一般，似有若无，如同淡淡的哀伤与惆怅。

雨雾下来时，正是3月中旬，寒冬刚刚过去，气温依旧很低，而墙头地角之间，却已经有掩饰不住的春意，树梢上的芽苞朦胧地冒了出来，街道仿佛被重新装修了一般，焕发出一股崭新的绿意。我拖着箱子在街头独自走着，烟雾般的雨慢慢将外套润湿了，寒意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，让我裹紧了衣服。

在上衣的口袋里有一张单薄的字条，我已经是第5次拿出来看了——云升街6号——这个地址谜一般地留在纸上，仿佛一个神秘的魔咒，指引我去某个陌生的地方。

纸条上潦草的钢笔字已经被雨雾化开了，我紧紧将它捏在手里，向过路的人打听地址。在这个傍晚时分，路边的人并不太多，这是一条僻静的街道，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，只记得那个朋友将纸条递给我之后，便匆匆离开了，我还来不及留下他的电话号码，他的车子就已经开走了。

总算碰到一个路人，他看了看纸条上的地址，朝我指了一个方向，我道了声谢，便赶紧拖着箱子继续赶路。天快黑了。初春的时候，天黑得依旧很早，那个地方不知道有多远。

走了二十多分钟，终于看到了“云升街”的字样，这让我舒了一口气——总算不用睡在大街上了。

云升街异常地安静，两边的房子都有些年头了，黑压压地矗立在雨雾之中，街道上没看见一个人，也没有一辆车，甚至找不到一家开着的店铺。沿着磨损严重的路面寻找云升街6号，倒并没费多大的事。在一家老得快要散架的三层建筑上，看见一块暗绿色的门牌，上面的“云升街”三个字

寒 死 亡

已经掉了一半,唯独“6号”两个字保存完好,这让我很庆幸。我打量了一下今后要租住的这栋房子,在雨雾笼罩之中,它显得模糊不清,唯一的感受是陈旧和肮脏。为了不让心情受到影响,我不再多看它的外貌,直接走进了黑洞洞的楼道。

楼道里灰尘丰富,轻轻地踩上去,便扑入鼻中。一楼的两边房门紧闭,一大堆藕煤堆在楼道内,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歪斜着倒在煤堆之上。我看了看楼梯,有些不放心的。这些灰色的木质楼梯,看起来非常可疑,似乎已经腐朽了很久了。这一刻我产生了动摇,几乎要立刻转身离开这个地方——然而,考虑到几乎完全空白的钱袋,我只好阻止了自己,勉强朝楼上走去。

不出所料,楼梯轻轻摇晃起来,并且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,但是无论声音如何大,也没有灯亮起来,我找遍了可以找的地方,也没有发现楼道灯的开关。当楼梯拐了一个弯之后,眼前几乎就一片漆黑了,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轮廓。

三楼,那朋友告诉我房间就在三楼。

三楼略微亮堂一点,通往顶楼的门半开着,阴暗的楼道里稍微多了点亮光,两间房门上剥落的绿漆一片片挂在门上,在顶楼吹来的风里微微抖动着。房间号码分别是301和302,朋友并没有告诉我他为我租下的是哪一间房间,想找个人问问,却不见人的踪影。

随手敲了敲301的房门,没有回应,又敲了两声,并且大声问有没有人在家,将耳朵几乎贴在门上朝内倾听,没有丝毫动静,便换到了302门前。刚敲了两下,门便打开了,一个短头发的女孩手拿一个计算器站在门口,上下打量着我。

“请问一下,这里的房东在什么地方?”我问。

“你是江聆?”女孩居然说出了我的名字,这让我很惊讶,我立即反问道:“你是房东?”她摇了摇头。这下我更加觉得奇怪了,正要再问,她已经伸出一只手来:“身份证给我看看?”

“啊?为什么?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要求,我有些着慌。

“确认一下你的身份。”她说。

我本能地想要拒绝,却不由自主地在她的注视下掏出了身份证,她仔细看了看,将身份证递还给我,自己退后一步,露出门前的空档:“进来吧,你租的就是这间房。”

“啊?”我依旧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,站在门口犹豫着,不知该不该进去。



“房东已经告诉了我了，以后你就和我合租这套房，进来呀。”她边说边催促道，我只好拖着箱子走了进去。

虽然外貌很陈旧，但房间内部还算不错，墙壁很白，三室一厅的房间，带厨房和卫生间，电视机、冰箱、空调都很齐全，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八成新的床，床上的被褥都是新换过的，这就很好了。

“我叫许小冰，就住你隔壁这间房，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。”她淡淡地笑着说，并没有多少热情。我忐忑不安地朝她点了点头，便赶紧钻进了自己的房间。许小冰没有跟进来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

房间里除了那张床之外，就是一个大衣柜和一张书桌，还有一把小木椅。我将衣服和其他重要的东西放到柜子里，在书桌边坐下，打开每个抽屉，什么也没有发现，看来前任房客清扫得很彻底，房间里甚至连灰尘也没有多少，我只是略微擦了擦，便十分干净了。

洗抹布的时候，在厨房里碰到了许小冰，她正淘米做饭。我低着头从她身边走过去，她叫住了我。

“这里的煤气灶你可以用来做饭，厨具和碗筷都是房东的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正要离开，想了想又停了下来，“还有一间房是谁住的？”

“没有人住。”她摇了摇头，将淘米的水弄得哗啦哗啦直响。我感到腹内饥饿，提了提灶台上的开水瓶，满满一瓶的热水。我回到房中，取出自己带来的方便面，泡了一碗，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，边吃边看电视。许小冰进进出出地忙着做菜，不时瞥我一眼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搭讪道：“还没做好啊？”

“嗯。”她面色似有不悦，这让我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哪里得罪她了。

又进出了几趟，她突然对我说：“以后你得自己烧开水，这开水瓶是我自己带来的，不是房东的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连忙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以为……”不等我说完，她便走进了厨房，菜刀在砧板上剁得咚咚直响。

原来如此，我不该用她的开水。

吃完面，我拿了两个苹果，洗干净，削好皮，一边自己大口啃着，一边递给她一个。她摇头拒绝了，我将苹果放在她洗干净的碗里，笑道：“别客气，都削了皮了，我一个人吃不了。”说完便走进房里看书去了。

暮色已经铺满了整个房间，灯泡大概只有 40 瓦，暗淡无力地照着，许小冰在客厅里将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，我轻轻关了房门，慢慢翻着那本书。那是一个朋友从台湾给我寄过来的繁体书，雷马克的《生命的火花》，我不习惯看竖排版的字，何况又是在如此幽暗的灯光下，看了几行，眼睛便胀痛起来。雷马克那种独特的文字让初春的寒意更加明显了，窗外的天空朦胧